



女汉子

凡人歌

◎潘群飞

张大婶并不人高马大，腰圆臂粗，只是长得比一般女人稍结实些而已。只因平时不修边幅，穿着随意，习惯啥事冲在前头，干活风风火火，脾气泼辣，缺乏传统女人味，荣获“女汉子”称号。

夫妻吵架，一阵对骂过后，她双手叉腰站在饭碗碎片里，呼呼喘气，而丈夫缩在墙角抱头呜咽；家里孩子被别人欺侮，丈夫只会在家里骂骂咧咧，而她拉着儿子上门评理，扯着大嗓门据理力争，驳得对方家长哑口无言，陪笑道歉；丈夫深夜不回，她一脚踢开人家房门，一把抓住正打麻将的丈夫衣领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把其拽回家；扩建邵岙湖水库时，她头戴毛巾，顶着烈日，挑着满担重石，默忍双肩疼痛，依然稳步跟在几个壮汉后面……

张大婶性格开朗、爽快，说话犹如竹筒里倒豆，不像有些女人当面言不由衷，含糊其词地顺着，哄着你愉悦，背后飞短流长，搬弄是非，出你的丑。当然她这种一是一、二是二的直性子，有时惹人心生不快，甚至怨气，那是肯定的。比如，我家面前的花坛里经常有人偷倒垃圾，她见了都会直言劝阻，就屡遭不少白眼，可她依然不依不饶。有回我扔了一小袋烂菜叶，被她撞见，当着路人的面，也愤然指责：你一个读书人怎么也这样？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！简直让我羞愧相当，无地自容。

我父亲离世那天，请平日里那几个满口怜悯的女人帮忙，她们以各种理由婉拒，只在路边议论、观望。而她深知我家困境，带着要好姐妹，不请自来。挽起袖子扛桌椅板凳，跨上大三轮车去买葬用品，还不时提醒我祭祀礼节，俨然一个知心亲人。见送丧亲朋不多，又披孝爬上灵车替我家撑门面。吃罢斋饭，众亲朋相继离去，而她和她的姐妹们把一切打扫干净，安排妥当后，最后离开，还不忘安慰我一番：别太难，以后有什么事，给我打声招呼好了。望着一步三回头的她们，我百感交集：张大婶，你真仗义。

在张大婶的镜箱里，镶嵌着一张她年轻时的照片，清秀活泼的脸庞垂着两根齐肩麻花辫。她是城里人，因为是小女儿，自然受宠，从小就是一个开朗、贪玩、调皮的疯丫头。本想找长她几岁方圆几里小有名气会说书的文艺青年，作为安稳幸福的依靠，可婚后不久才知夫家日子的艰辛。大多日子与锄头泥土打交道不说，老公偏又生性文弱，平时在舞台上讲英雄演好汉，可生活中真遇到点事，只会蹲在灶间埋头抽闷烟。这个家需要一个内心强大的女人来支撑。张大婶学会了面对和适应，在适应中磨砺，在磨砺中坚韧，在坚韧中自信。女汉子大多就是这样炼成的吧。

听说张大婶年轻时就是个越剧迷，那时主攻婉转甜美的王派花旦，现在这大嗓门只能唱老生了。每回节假日，村里组织票友演唱会，必以她的《五女拜寿·哭别》压台。她的演唱高亢有力，声情并茂，把面对亲家驱逐，女儿跪留，削职为民的杨继康的刚正不阿，铁骨柔情表现得淋漓尽致，荡气回肠。那一句悲壮、苍劲的高腔“女儿啊……”一出口，台下掌声响彻一片。

张大婶的女儿结婚后，女婿面对这个言行举止尽显男人范的丈母娘，很不习惯。尤其对她将来能否细心带养自己的小宝宝，深表怀疑。后来听了妻子的一番肺腑之言，才打消顾虑。“别看我妈平时大大咧咧的，其实心细着呢。小时她替我扎羊角辫戴蝴蝶结，哪个女生不羡慕，她为我织的花鸟毛线衣，每回出门总能吸引路人驻足赞赏，没我妈的体贴入微，我爸多病、脆弱的身心早就垮了……”

女儿对女汉子母亲的满腔柔情深有体会，我也亲眼目睹过好几次。常常惊叹那双平日坚硬粗糙的双手，一接触到孩子为何变得如此温柔？双臂轻拥小外甥，边笑咪咪地贴胸微摇，边低吟小曲，旋律还是老生的旋律，可调子已如春风抚草般轻柔了，“宝贝啊……”女人的慈爱情怀一览无余。难怪有人说，一个女汉子的心里，一直住着一个温柔的小女人。

其实，只要你稍加关注一下，就会发现，周围不少或美丽或柔弱或普通女人外表下都潜伏着一颗爷们的心，在关键时刻，勇显坚韧本色。或撑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，或闯出一片商机无限的天地，或守护一位瘫痪多年的男人的身心……

岩洞、小镇和狗

行走

◎叶龙虎

坐落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卡帕多奇亚，以独特的火山溶岩地貌而闻名于世，曾被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杂志社评选为全球十大美景之一。卡帕多奇亚是波斯语，意思是“美丽的马乡”。可是，我没看见马，只有一条狗至今还在眼前似的。

在前往卡帕多奇亚的公路两侧，除了摄人心魄的奇山怪石，田野上大多是葡萄园和大面积的麦田，不时还出现几棵硕大的桑树。高原上的气候干燥，沙石地表的土质很薄，但这里的葡萄却是品质优良，据说主要是用来酿酒的。卡帕多奇亚的葡萄不用搭架，大概是因为土地干燥，不用担心成熟的葡萄躺在地上会腐烂。那些老桑树应该不是用来养蚕的，这里的人大概也不吃桑椹。满树紫红色的桑椹，在绿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耀眼。

景区里的山峦更加起伏，有壁立千仞的悬崖，也有蜿蜒数里的褶皱，大片的“石柱森林”或独立，或连绵，或如蘑菇状头重脚轻，或如尖塔般巍然挺拔。在鸽子谷里，住着成群的鸽子，葱翠的谷底和贫瘠、干涸的谷壁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山崖上有很多洞穴，好像黄土高坡上的窑洞，只不过我们的窑洞是土洞，式样千篇一律，像是一个模子刻出的，而这里的洞穴都是不规则的岩洞。在格莱美露天博物馆，我看到了利用天然地貌开凿出来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岩洞，有居室，也有规模不等的教堂和修道院，室内的拱形顶、罗马柱等，有着鲜明的东罗马时代的特征，尤其是那些鲜艳的壁画，更是令人叹为观止。据导游卡安介绍，格莱美数十座中世纪的岩窟教堂、以及这些教堂中的华美的壁画，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。卡安说，至今已经发现超过六百个的民居、教堂和寺庙的遗址，其中大部分都装饰有湿壁画。

在离开卡帕多奇亚之前，我们在一个装饰现代化的岩窟里进行了午餐：面包、沙拉、米饭和一大盆汤，米饭做得不怎么样，炖土豆牛肉的味道却真的不

错，是我到土耳其以来最配胃口的一道菜。

在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起了一位新朋友，感觉眼睛有点湿润。高原的天亮得早。那天早上，我们夫妻俩想到小镇上闲逛一会，领略一下异国风情。出酒店的时候，原本躺在门口一侧的一条淡黄色的狗跟了上来。它长得太普通了，像我们家乡的土狗，只是眼睛有点发白。妻说是白眼狗，我说不是，土耳其的土狗都是这样的眼睛。大概是怕我们迷路吧，它主动带路，走一段路回过头来瞧瞧我们，见我们是跟着它走的，又蹦蹦跳跳地跑在前头了。

这个镇上最好的房子，恐怕是我们入住的酒店了，其次就是教堂。土耳其每个村落都有一座或几座教堂，式样基本上差不多，门前两支高高的尖塔，一个半圆型的屋顶，区别的只是大小而已。小镇的房子很陈旧，甚至有点破落，像是我们太行山区的那种老村，大多是石头砌筑的墙壁。一条小河穿村而过，将小镇分成两半，河底没有水。卡安说过，这一带的地下水起码在几百米深以下，这河如果有水大约要等汛期了。木桥连接着两岸。北岸有山，不高，光秃秃的，上边有几座铁塔。民居错落嵌在山脚下。我们住的是南岸。间隔一些房舍与小河平行的是一条公路，两边有店铺，大约算是街道了。家家户户的后墙大多伸出一支“L型”的铁管，有的正在冒烟，这里的居民开始煮早饭了。

那狗一直跟着。趁它跑到前面看不见我们了，我们故意走进一条屋弄，想验证一下它究竟是无意还是有意要陪我们走。可是，它没多久就又跑了回来了，随后又奔到了我们的前头。就这样，它默默地领着我们走遍了大半个小镇，始终没有吠一声，我到现在还能想起它抬头瞧我们时的那种友善、平和的眼神。最后，它把我们带到了酒店门口，摇摇尾巴看着我们走进了大门，才掉头躺回酒店门外的老地方了。

在卡帕多奇亚，除了“石柱森林”带给我美的震撼，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那条善良的土狗了。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狗，都是人类的朋友。

丢伞

即兴曲

◎张萍

丢了一柄雨伞，似丢了段感情般难舍，匆忙回头寻找。伞是丢在人民医院的，那样一个人来人往的地方。丢的那柄伞，有修长的身形，安静的深红，同色的粘扣使它如一只优雅的红鸟自然地收拢了翅膀。它一定是等过我的，安安静静地等过我的，无奈记性极差的我迟迟想起，终是辜负了，最后它还是被惊扰了，震翅而去。它的起飞从来不是一触即发，双层的多棱伞面边角错开，再加上比常用伞多了一倍的伞骨，使得它展开有了优美的弧度。它的起飞是娴静女子的笑颜，不紧不慢，恰到好处。它飞走的时候一定是望见我的，因为清洁工大爷反复地告诉我，刚刚它还在的。它在望到我的刹那，与我静静地道别，终于遗憾地错过了。

我很喜欢这柄伞，它是远在故乡的父亲给我的。父亲说，这伞面极大，双层，伞骨密，适合两人雨中行走，但我用它的次数并不多。儿子感冒咳嗽，来医院

挂针，早晨恰逢这看似要下雨的天，我便动用了这柄伞。

“妈妈，要不我们告诉医生吧？”儿子仰着认真的小脸跟我说。我笑着把手放在他毛茸茸的脑袋上说，医生没有看到，他们都忙着给人看病。儿子又说，那我们只好告诉警察叔叔了。我拉起儿子胖乎乎的小手说，警察叔叔不知道哪柄伞是我们的呀。儿子肯定地告诉我，妈妈，我们应该做记号的。回去的路上，马路信号灯的横杠上停着两只八哥，忽然如两柄黑伞打开般展开翅膀飞去，没了踪影，但我想如果它们高兴的话，明天还是会回来的。

吃晚饭时，我随意地跟老公说，今天真是倒霉，在医院把伞弄丢了，是我很喜欢的那柄。老公微笑着说，该不会是我献血得来的那柄吧。我笑着说，那是你自己喜欢的雨伞啊，不是我喜欢的。儿子吃晚饭，拿起自己的那柄“光头强”雨伞，催促着我去超市。是啊，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最喜欢的那柄伞，谁又能时时弄懂你的小情怀呢，也不过是自己跟自己伤感罢了。